

【台湾】呼啸 著

# 鬼恋



# 鬼 恋

〔台湾〕呼 啸 著

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九年·福州

鬼恋  
呼·帕·著

\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7.25印张 151千字

1989年5月第1版

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,000

ISBN 7—80534—145—1

I·136

定价：2.17元

七月，亚热带的台湾，热得教人难受！

那时，我刚从南部来到台北，寄住在朋友家里。

我来到台湾后，一直在凤山、高雄、台南这几个地方，台北还非常陌生。那时我从南部来到台北，因为在南部没有了工作，想到台北谋一个职业。但是，没有想到人浮于世，不但找不到理想的工作，最后想找个店员或是文书的工作，都成了问题。

当时，我全靠在各报纸杂志上，写些报屁股的文章，来维持最低的生活。吃饭的地方没有固定，流浪到哪儿，就在那儿小饭馆里吃一餐，领到稿费就痛饮一番。当没有钱的时候，我在台北新公园、植物园、淡水河畔、圆山中山桥旁，捱过我饥饿的日子。总要到夜阑更静了，我才怀着万分的凄怆，投宿到朋友那里去。

日子在穷困潦倒中度过……

那天，领到两百多元稿费，在一家小菜馆，我一餐就花掉一半。酒醉饭饱之后，我脑里空洞洞，两腿轻飘飘，好象腾云驾雾般，沿着延平南路走到植物园去。

在台北，炎热的夏天夜晚，植物园就好象我想象中的伊

甸园，我在里面编织着无数甜蜜的网，和无数绮丽的梦。在这风清月朗的长夜，我愿意在那里蹉跎深思，去寻回那失落的旧梦。

我走进植物园里，在一个幽暗的地方，一株椰子树旁坐下，背靠着椰子树，点燃一支烟，默默地凝望着苍茫的夜空，对着如钩的明月、闪烁的星光，我就回想起过去无数的月夜，我也曾经编织过甜蜜的网和绮丽的梦；于今呢？离乡背井，美梦难拾，孑然一身，天涯飘零，往事只是徒增惆怅而已！

我想到这里，微微地叹了一口气，同时我也听到附近传来一声感喟的低叹，这声音忽然打断了我的沉思。我抬头向四周探望，我发现距离我大约六七尺的一株椰子树下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她脸背着我，我只能看到她的轮廓。她穿着白色的衬衫和黑裙，象个中学生的打扮。

当时，我心里暗暗地想，一个女学生，为什么单独跑到这儿来？我故意咳嗽了几声，她好似发觉了我，转过头向我探望一下，又把头转过去。我仍然看不清她的脸，只能隐约看出她是个圆圆的脸蛋，脸色在月下显得非常苍白。

我又燃上一支烟，默默地吸着，约摸十分钟的光景，终于，我情不自禁地说：

“小姐，这里为非作歹的人很多，时候不早了，该早些回去吧！”

半晌，她没有理睬我。我又说：“小姐，恕我很冒昧地爱管闲事，前天在这里，有一位小姐，曾被抢去一只手表。”

我说完就站起来，假使她不接受我的劝告，我准备立刻

离开这里。正当我起身的时候，她说：

“先生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因为有你在那儿，我愿意在这里多停留片刻。”

她也起身，走出椰林，沿着小径，离开植物园。

走出植物园门口，博爱路两旁灯光，可以看清她的容貌。我就跨大步伐，走近她身旁，我冒昧地问：

“小姐，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林。”她说的时候，同时抬头望我一眼。我才发觉她忧郁的眉宇间，左边的眼角上，长着一颗黑痣。

“林小姐在哪个学校读书？”我随口问她。

“你看我还象学生吗？”她又抬头望着我。

“象你十八九岁的女孩，当然是个学生。”我说。

“这学期我高中刚刚毕业，可是我不再是学生了！”她说的时候，心里好象有些难过。

“为什么不升学？”我接着追问。

她不响。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，经过一家冰店门口，我停下来，诚恳地说：

“林小姐，我请你喝杯冷饮好吗？”

“怎么好意思呢？”她犹豫着。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”我说，“林小姐肯赏脸，我觉得十分荣幸。”

于是，她对我露出浅浅的微笑，我们就走进那家冰店。店里客人不多，我们要了两客冰淇淋，她用木片的小调匙在搅着冰淇淋，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：

“我还没有请问你贵姓哩。”

我不响。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。她接过名片，看了看，忽然，脸上浮起笑容，诧异地问我：

“呼啸……你是一位作家？”

“作家这个头衔实在不敢当，”我说，“只是为了生活，写些让人消遣的文字，骗些稿费罢了。”

“你太客气了。我对于作家，才不这样看法哩。”

“那你的看法怎样？”我真想听听她的意见。

“人家都说，作家是心灵的工程师。”

“你真的相信这话？”也许当时她对我这样恭维，我心里觉得十分高兴。

“当然相信。”她脸上露出十分愉快的表情说，“今天能在这里无意中遇见到呼先生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”

我望她笑笑，不响。她又接着说：

“我前些日子，看到呼先生一篇小说，题目是‘咖啡室的诱惑’，我读完那篇小说，给我莫大的启示。”

“其实，那只是一点浅见，”我说，“我总觉得，今天有许多的父母还干涉儿女的婚姻自由，那是很不应该的，所以，我们要给年轻人鼓励。”

“年轻人为了婚姻，在歧途上徬徨的时候，的确需要人给她指导。”她一面吃着冰淇淋，一面声调深沉地说。

“林小姐，我冒昧地这样问你，你是不是也为着婚姻烦恼？”我想她单独在植物园里静思，无故地叹息，脸上的愁容，都可以证明我对她的揣测正确。

“不，不，”她好象在掩饰自己说，“我常常在念你其中一句话，你说：希望懦弱的人都有勇气去奋斗！”

她的话象蜜一样甜我的心，我心花怒放了，许多话就在不觉中脱口而出，我说：

“时代的思潮，是由人的智慧而产生的；时代的巨轮，是用人的力量去推展；否则，不是落伍，就是被淘汰了。”

她痴痴地望着我，想了一会，眼里好象露出一线光芒，含着兴奋的口气对我说：

“呼先生，今天我应该谢谢你。”

“有什么值得你谢谢呢？”

“对我，”她脸上露出微笑说，“你的言语比什么都珍贵。”

“你这样的恭维，反而使我不好意思。”

“这绝对不是恭维。”她又抬头凝视着我。

一时，我不知道说些什么？我又点上一支烟，来调剂一下谈话的气氛。我在沉默中，她说：

“呼先生，谢谢你，我应该回去了。”

“我送你回去好吗？”我说。

“谢谢你，”她说，“我妈思想很旧。”

“我可以写信给你吗？”我想了一会儿说。

“我不一定收得到。”

“那么，”我想了想说，“我可以去看你吗？”

“可以的。”她考虑一会说，“只能偶尔。”

“好的。”我从衣袋里拿出笔记本和钢笔说，“请林小姐留个地址吧？”

她毫不犹豫地接过笔记本和钢笔，写下她的名字和住址，就起身要走。我收起笔记本和钢笔说：

“叫一辆车吗？”

“谢谢，”她说，“我自己叫。”

她刚走出冰店，恰好有一辆车过来，她跨上车，在夜色中消逝了。

此后，每当我在植物园里徘徊的时候，就想起了她。于是，我按她留下的地址，写了一封信给她。一星期过去了，没有得到她的回信，我想，给她的信可能失落或者被她母亲扣留。我又写一封信给她，但是，仍然没有得到她回信。

不久，我到五常街去拜访一位朋友，恰好不在。我走到街上，拿出笔记本，忽然翻到她留下的地址，三水路与五常街只隔着一条街，于是我决定去找她。

我按门牌号码找到她的家。那是一楼二层的砖房。门前有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八岁左右的女孩在那里，我走到那女孩面前，我问：“这里有一位林春花小姐吗？”

那女孩子望望我，又看看那个中年妇女。那位女人向我走近几步，她问我：

“你找谁？”

“林春花小姐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林春花！”她突然变了脸色问我，“你找她有事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事，”我说，“我路经这里，顺便来看看她。”

“你是她朋友吗？”她又追问我。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我支吾地附和她。

“你不知道她已经死了两三个月了吗？”

“她死了！”我突然呆住了！我在错愕和惊悸之中说，

“我真不知道，她怎么死了？”

“她母亲与她订的亲，她不同意，自杀了！”

“她自杀了！”我心里更吃惊了。

“她家住在楼上，你要去看她母亲吗？”她又接着说。

“不必，不必，”我惊惶地说，“我没有什么事。”

我就仓惶地走了。

我与林春花的邂逅，在我心里也就成了谜。

一年过去了。那是第二年的夏天。

在社会上，象我这样平庸的人，虽然时间又过去了一年，而我的生活仍然颠沛潦倒！不过在这一年后，我生活上最显著的变化，就是我自己贫民窟里租了一间好象鸽子笼的房子，在精神上我好似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痛苦。固然生活还离不开穷困，而我精神上倒觉得自由自在。

在这炎热的夏天，我居住的那间房子，四面密不通风，简直象牢狱一样！为了这缘故，我每天都在外面猎取资料，在外面写作，夜静了，我才拖着疲乏的身体，睡到鸽子笼里去。

那夜，大概是十五的夜晚，月光照彻了黑夜，圆山中山桥一带的夜色，蓝天似帐，白云如纱，星光似莹，明月如镜，汽车象游龙，行人如鲫，椰子树象哨兵，淡水河如条睡蟒；我倚着中山桥的栏杆，沉醉在这绮丽的景色中，几乎忘掉自己。

“今宵的月亮多么美丽……”

这句话突然打断我的沉思。我转过头，才发觉到，不知

什么时候，有一位女子站在我身旁。她穿着白色旗袍，白色高跟皮鞋，挟着白色皮包，如云般的皮肤，如银般的脸色，倚着栏杆，凝望着明月，她美丽得真象月宫里的仙女，我怀疑是否在梦中？我探望四周没有旁的男人，我就胆壮地问：

“小姐，你也喜欢这月夜？”

她转过头看我，不响。我又向她移近一步说：

“这月夜真似一幅动人的画，一首感人的诗。”

“也是一篇幽美的散文。”她淡淡地说。

她没有拒绝与我攀谈，使我有些吃惊。我高兴地说：

“小姐，可见你对诗和画，一定都有相当的造诣！”

“你太夸奖了，”她说，“其实我什么都不懂。”

“你太客气了，”我说，“我是写小说的人，在这样的夜晚，却写不出绮丽的景色。”

也许因为我说我是写小说的人，引起了她对我的注意，她对我仔细地看看，忽然变了语气问我：

“你是呼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觉得非常奇怪说，“你怎么知道我？”

“你认得我吗？”她反问我。

我思索了一下记忆，仍然找不出印象。我说：

“是的。我们好象在哪里见过？”

“再想想看？”她又说。

“实在记不起了。”我说，“我的记忆力太坏了！”

她轻轻地笑了一阵，含着挖苦的口气说：

“这是你们作家的通病，因为在你们的脑子里，女人的影子太多了。”

我没有理由反驳她，只好忍受她的讥讽。她笑声刚刚沉寂下来，又对我说：

“你还记得吗？去年的夏天，一个夜晚，你在植物园里遇到的一位女孩子。”

“你是林春花！”我心里大吃一惊。

“是的。”她冷静地说，“你这样吃惊，是不是因为我变了？”

我无形中倒退了两步，同时毛孔一阵一阵地松了！我看她在月光下如银般的脸色，左边眼角有一颗黑痣，我怀疑她是林春花的幽灵。但是，我尽量镇静一下精神，赶紧接着说：

“以前象学生，现在象……”

她截断我的话说：“现在象少妇，是不是？”

我点点头不响。她又说：

“一年的时间虽然很短，但是，一切的变化却很大，尤其是象我们女人，今年是小姑娘，明年就是孩子的妈妈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我说，“你已经结婚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说，“我还没有做孩子的妈妈。”

桥头山坡上，这时一连有几辆汽车向桥上直驶过来，车灯恰好照到我们脸上，使我们的眼睛不得不避开。几辆汽车过去了，她说：

“我们到那里去谈谈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我们就走过桥旁，在几株椰子树下，一张洋灰砌成的凳子上坐下。我的恐怖虽然减少了，但许多疑问都涌上心头。

我拿出烟，同时分给她一支，我说：

“你吸烟吗？”

“谢谢，”她说，“我不会。”

她拉平一下旗袍。我点上烟，侧过头问她说：

“你有没有收到我的信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写信给我？”

“我们见面大约一星期后。”我说，“我以为你不理我。”

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我不一定收得到吗？”她说。

“是的。”我一面吸着烟一面在思考，半晌，我又说，“你知道我去找过你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问我，“你找到了谁？”

“找到你楼下的邻居，”我说，“是个中年的妇女。”

“她对你说些什么？”她关切地追问。

我凝望着她：“她说你自杀了！”

“是她那骗你。我不是还活着吗？”她想想，笑了一会又说，“唉！怪不得，刚才你见我的时候，我看你神色有些紧张，你以为见了鬼，是不是？”

我不表示意见，只是对她笑笑。

“她还对你说些什么？”她又问我。

“她说，你母亲替你订了婚，你不满意？”

“这倒是事实，”她有所感慨地说，“我应该谢谢你，那天夜晚，你在言语之间，给我许多鼓励，所以我回家以后，就反对母亲的主张，我要争取婚姻自由。”

“那么，”我说，“你成功了？”

“也可以说是的。”她并没有为这而高兴。

“那么，你现在的婚姻是自由恋爱？”我说。

“是的。”她回答得非常短促。

“那么，”我怀疑地说，“你们的感情一定很好？”

“与你想象恰恰相反！”她低下头，拿出手绢，在擦着眼角。

我们沉默了片刻，我心里又起了疑问，我说：

“你在爱海中又遇到风浪？”

她微喟一下说：“男人的爱不象女人。男人对女人，对结婚以前的爱，与结婚以后的爱，显然有许多不同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不是想摆脱？”

“除非忍得住痛苦！”她语气带着悲伤。

“战争的目的在于求和平与正义；追求爱情的目的在于求精神上的快乐，要达到这理想的境界，只有一条道路，不屈不挠地奋斗！”我又鼓励她。

“呼先生，”她问我，“假使没有勇气去追求呢？”

“除非忍得住痛苦！”我引用她的话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她说，“今天我又该谢谢你。”

我无言。她变了语气说：

“呼先生，我今天所说的可能都是笑话。”

我说：“希望是笑话。”

我们一时又无言了。她看看腕表，似乎要走了。

我说：“你还住在老地方吗？”

“不，”她说，“我嫁了人，自然不住在娘家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我随口说。

“你要知道我的住址吗？你们写小说的人，都喜欢在女人身上找题材。”她一面说着一面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名片交给我说，“这是我丈夫的名字和我住址。不过，最好不要找我，除非你不怕麻烦。”

我接过名片，她就起身与我道别了。

临走的时候，她还回头向我道声谢谢。

我呆呆地目送她走远了。

以后，我常常在想，林春花究竟是人是鬼呢？我始终是半信半疑？不过我与她只是无意中邂逅，她不会存心戏弄我，而事实上又留下教人无法解答的疑问，使我时常为她起了无谓的疑思。

那天我拿着林春花给我的名片翻来覆去地凝望着，一位朋友看到那名片问我：

“俞聿平，你认识他？”

我说：“我不认识他。但是这名片给我留下一个谜。”

“是什么谜？”他又问我。

我把前后两次遇到林春花的事情告诉他，也引起他莫大的兴趣。他想了一会说：

“那机关里我有一位朋友，请他暗中打听看。”

于是，我把这事情委托他去打听。大约过了一星期光景，他特地找我。他告诉我：“那里确有俞聿平这人，也确实与林春花结过婚。但是，在两三个月前，林春花对于婚姻不满而自杀了！”

“她又自杀了！”我惊叫起来。

又是一年过去了。那是今年的春天。

在这一年来，我稍稍值得自慰的，因为发表的作品多，在文艺圈子里，稍稍有些名气，我接触的朋友也逐渐多了。

一个星期六的黄昏，我与几位朋友在一家粤菜馆用完晚餐，走到街上与他们分手后，我才记起一家杂志社要我在下星期一交给他一篇短篇小说。交稿时间已迫，我还不知道写些什么？我低头在想着，愈想愈寻不出一个满意的题材。从西宁南路转过成都路口的时候，我与一位小姐碰个满怀，我抬起头赶紧道歉说：

“非常抱歉！非常抱歉！”

起初她瞪着怒眼凝视着我，蓦然脸上露出笑容说：

“你是呼先生吗？”

我觉得与她很面熟，但已记不清在哪里见过她？她穿着一件橘红色的短衫，一条深橘红色的迷你裙，玫瑰红的皮包和玫瑰红的高跟皮鞋，戴着一副金边大耳环，长长的黑发蓬蓬地垂落肩际，两道眉毛画得特别浓，浓装艳抹已夺去了自然的美丽。

“怎么，”她同时带着笑声说，“又忘记了吗？”

我想，她象个吉普赛的女郎，一定是在风月场所认识的女人。我还在思索着，她又说：

“去年给你那张名片，你没有去找我吗？”

她的提醒，忽然才使我惊醒过来。我仔细望她左边眼角，那颗黑痣在脂粉遮盖下有些模糊了。我惊讶说：

“你是林春花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她泰然地说，“你又觉得奇怪吗？”

“我真不敢相信，”我说，“你现在象一朵鲜艳的玫瑰。”

“女人嘛！”她笑着说，“女人总是多变，这有什么稀奇呢？可是，你还是靠写小说谋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我一时想不出说些什么。

“你去找过我吗？”她又追问。

“你想，”我说，“我会去找你吗？”

“旁人我不敢说，象我这样多变的女人，正是小说的材料，我想你自然会去。”她说的时候还偷偷看我脸色。

“你当时含着警告的语气，我被你吓住了！”我说，“事实与你推测恰恰相反，我根本没有去。”

“我真没有想到，你这样没有胆量！”

她对我这样地嘲笑，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。

她看我不响，变了话题和语气说：“虽然好久不见，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常常读到你的作品。你的作品比以前丰富也比以前成熟，现在是个成名的作家了！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我喃喃地说。

“尤其是关于男女的爱情，你许多理论和见解都特别精辟，你那美丽和诱人的字句，没有一句不在我心底生根。”她停顿一会又说，“我在爱情途上的变化，简直就是你笔下的好故事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我被她的话迷住了。我在迷惘中被街道上拥挤的行人推醒。我说：“我有很多话想问你，我们到啡咖室谈谈吗？”

她以微笑表示同意。我们就一同走进巴西咖啡室。

我们找个清静的角落坐下。那黯淡的灯光和优美的乐章，使我紧张的情绪缓和下来。我们要过饮料后，我拿出烟